

柳永的《雨霖铃》

说到柳永，人们会记起他在落榜后意难平时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的喟叹，也不会忘记他“对潇潇暮雨洒江天，一番洗清秋”的茕茕悲秋念家，更不会忘记他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一往情深。而这首《雨霖铃》的每一个字，让经历过离别的人们刻在心上，诵读如噫。

柳永是北宋倾其一生专注写词之人，他在词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，那一首《望海潮》不仅浓墨重彩地写下杭州之繁华，至此还开启了慢词写作风潮。相较于《望海潮》的大开大阖，婉约派词人柳永的大多数词则像雨打湖面，涟漪轻轻漾开的细腻低吟。如今我们提到柳永时，常闻“柳郎中词，只合十七八女孩儿，执红牙拍板，唱‘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’”的评价，虽此言并非完全精准，但也将柳词绘出大致的倩影。

烟花巷陌，红烛丝管声聒，自诩“白衣卿相”的柳永倚红偎翠，把酒畅言。科举接连失意的柳永与坊间身世零落的歌女们有天涯共沦落之怅然。和狎兴轻浮的浪荡公子不同，柳永平等看待歌伎，为她们谱曲填词，也将这些温婉灵动的女子写入词中，勾勒出她们千娇百媚的生动，揣度她们烟光残照里，凭栏遥望的寸心万绪。

柳永总娓娓道出市井里的人生苍凉，酸苦况味，尤其是“离情别绪”这一主题在他酣酒笔墨间绘制得百转柔肠，黯然销魂，而《雨霖铃》更是其中之佼佼者。

说起离别，思绪便像一张大网般张开，这是任凭时间的洪流如何奔涌也说不尽道不完的主题。歧路将临，别情脉脉。不同时代的文人骚客纷纷有感而发，为这“离别”的大道添砖

加瓦，通向没有终点的天际。

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”短短十二字，就将分别的时间、周围环境以及天气情况渐次描写。“凄切”的岂是蝉鸣，那即将分离的心一紧一颤恰似鸣蝉。“长亭”象征离别，此意象早已被古诗频频征用。初停的骤雨像上天能知晓我心意，招来迫切迅疾的雨珠暂泄忧伤，长亭檐角也许还有雨滴缓缓落下，像分别倒计时；树木折射着清亮的水光，潮湿的泥土踏上去更柔软，似乎要黏住离人的双脚，不能再多走一步。还未正式言别，而别离的笙箫已吹响。

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借酒消愁是大家最常用的打发郁闷的方法，也懒去计较是否会愁更愁，唯愿于长醉中忘却三千烦恼。词人却“无绪”饮酒，脑中萦绕着离别忧思，哪还有豪饮的兴致。满心留恋，而小船已催促要启程。“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”，双手相握，四目相对，泪眼婆娑，纵有干言万语还想诉，却只有如鲠在喉难开口。

那晶莹的眼波里，藏着只有你知我知、心有灵犀的真情实意。自“念”开始，情境由实转虚，想到那“去去”之路漫漫，仿佛可以无限延续，像《古诗十九首》其中“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”那般，恍若每一步都异常沉重艰难，去去日千里，茫茫天一隅。

烟波浩渺，晚间雾浓，辽阔天际，前程何在，几时是归日？人内心的情绪总是叠层千万，还未离别，就思归期，而这番暗淡的暮霭之景如离人忧心忡忡、毫无着落的前程，前途不明，再会安可期？“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楚天阔”收束上阕的同时，引出下阕更深的情怀。

好一句“多情自古伤离别”，悠悠

天地间，无论古人还是今人，皆伤离别。此句从个人抽噎里起身，在更广阔普遍的意义上去阐述离情，这为人类发声的言语一出，仿佛可以听到千年前后传来的回声。

紧承的“更那堪冷落清秋节”加重语意，离别为一悲，而寒秋又为一悲。感伤的事，感伤的景，立即让悲之怀更黏稠。“今宵酒醒何处”是词人的自问，对此，他做出的回答是“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，言简意深，情与景相生相融。

酒后凛冽的晓风唤回人的意识，他思绪飘飞，想得更远，“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”，形单影只的漂泊，经离别过滤后的风景时节，再美好也如同虚掷。思念成疾，嚼一切皆无味。词人再有波澜起伏的风月深情又如何，没有思念的人儿在身边，“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”？

结尾四句是对分别后的情景做出的长远想象，把离愁在时间线上拉得更远，思之至也。整首词层层铺垫，离思缓缓流露，没有终极。景语即情语，为千古流传的佳作。

很难想象柳永的心思可以如此细腻，而且能直面内心情绪。比起“丈夫志四海，万里犹比邻”的自我宽慰激励，柳词的字里行间有放纵儿女情长之嫌，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勇敢的诚实。

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但凡是经历过分别的人都会在心里悄悄期待着重逢，不管它成真的概率有几分。幸好有柳三变，让我们的初心从遮掩的裹覆中露出，是否你应该对那个你唯愿与之分享良辰好景的人，上交你的思念呢？

节选自《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——宋词里的悲欢离合》

我所生长的地方

拿起我这枝笔来，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，所见的人物，所听的声音，所嗅的气味；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，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，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较方便些。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，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！只由于两百年前清朝政府为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，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，方有了城堡与居民。这古怪地方的成立与一切过去，有一部《苗防备览》记载了些官方文件，但那只是一部枯燥无味的官书。我想把我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，介绍到这里来。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，但那地方一切情景，却浮凸起来，仿佛可用手去摸触。

一个好事人，若从一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，当可在黔北、川东、湘西，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，发现一个名为“镇箴”的小点。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，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，在那城市中，安顿下三五千人口。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，大部分皆在交通、物产、经济活动情形下面，成为那个城市枯荣的因緣，这一个地方，却以另外一个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。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，作为中心，向四方展开，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，约有四千到五千左右的碉堡，五百以上的营汛。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，位置在山顶头，随了山岭脉络蜿

蜒各处走去。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，布置得极有秩序。这些东西在一百七十年前，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，各保持相当距离，在周围数百里内，平均分配下来，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。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，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，血染赤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。到如今，一切完事了，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，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，人民已大半同化了。落日黄昏时节，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，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，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。这地方到今日，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，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，在改变，在进步，同时这种进步，也就正消灭着过去一切。

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长年澄清的沅水，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，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，不经古夜郎国，不经永顺龙山，都应当明白“镇箴”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。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。兵卒纯善如平民，与人无侮无扰。农民勇敢而安分，且莫不敬神守法。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，洒脱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，与平民作有无交易，谋取什一之利。地方统治者分数种：最上为天神，其次为官，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。人人洁身信神，守法爱官。每家俱有兵役，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，一份

米糠，且可从官家领取两百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耨播种。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，到天王庙去杀猪、宰羊、磔狗、献鸡、献鱼，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，六畜的兴旺，儿女的长成，以及作疾病婚丧的禳解。人人皆很高兴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，又自动地捐钱与庙祝或单独执行巫术者。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，遵从古礼；春秋两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，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，给社稷神唱木偶傩戏。早暝祈雨，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，带上柳条，或扎成草龙，各处走去。春天常有春官，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。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，捶大鼓如雷鸣，苗巫穿鲜红如血衣服，吹缕银牛角，拿铜刀，踊跃歌舞娱神。城中的住民，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，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，福建人在此卖烟，广东人在此卖药。地方由少数读书人与多数军官，在政治上与婚姻上两面的结合，产生一个上层阶级，这阶级一方面用一种保守稳健的政策，长时期管理政治，一方面支配了大部分属于私有的土地；而这阶级的来源，却又仍然出于当年的戍卒屯丁。地方城外山坡上产桐树杉树，矿坑中有朱砂水银，松林里生菌子，山洞中多硝。城乡全不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，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。在军校阶级厨房中，出异常可口的菜饭，在伐树砍柴人口中，出热情优美的歌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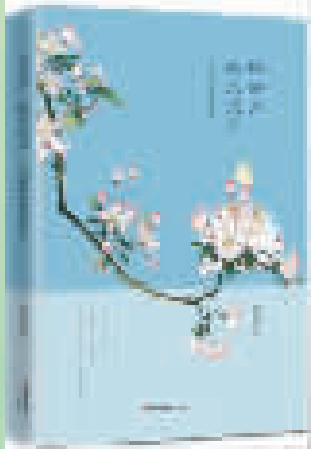
节选自《从文自传》

05·书摘



东南商报

2017年7月23日 星期日
编辑：乐建中
美编：章丽珍
组版：章译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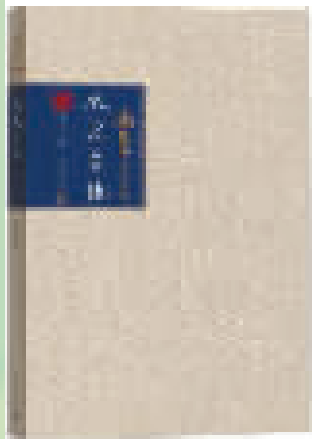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——宋词里的悲欢离合》

作者：谷盈莹
出版社：现代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17年4月

编辑推荐词：本是一本原创美文作品集，讲述了宋代诸多著名词人的人生故事，在品读他们的词作篇章的同时带您重新领略其人生经历。

我们读诗词，是因为诗茶相伴的美感。我们读诗词，是因为痴迷诗中的人生百味。



《从文自传》

作者：沈从文
出版社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17年3月

编辑推荐词：“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，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。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，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。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。我认识美，学会思索，水对于我有极大关系。”本书是“沈从文散文新编”系列丛书之一，本书单行本初版于1934年7月，回忆作者“生长到将近15岁才离开的凤凰小城”，及后来几年的行伍生活。